北史/卷0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二 ◄

北史
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一

► 卷二十四

于栗磾（孫勁 六世孫謹 謹子寔 寔〈（子顗）〉仲文 寔（弟翼 翼子璽 翼弟義宣敏

于栗磾

于栗磾，代人也。少習武藝，材力過人，能左右馳射。登國中，拜冠軍將軍，假新安子。與甯朔將軍公孫蘭，潛自太原，從韓信故道，開井陘關路，襲慕容寶於中山。道武后至，見道路修理，大悅，即賜其名馬。及趙魏平，帝置酒高會，謂栗磾曰：「卿，吾之黥、彭也！」進假新安公。道武田于白登山，見熊將數子，顧栗磾曰：「能搏之乎？」對曰：「若搏之不勝，豈不虛斃一壯士！自可驅致御前，坐而制之。」尋皆禽獲，帝顧而謝之。

後為河內鎮將。劉裕之伐姚泓，栗磾慮北侵擾，築壘河上。裕憚之，遺栗磾書，假道西上。題書曰：「黑槊公麾下」。栗磾以狀表聞，明元因之授栗磾黑槊將軍。栗磾好持黑槊，裕望而異之，故有其號。遷豫州刺史，進爵新安侯。洛陽雖歷代所都，實為邊界，栗磾勞來安集，甚得百姓心。明元南幸盟津，謂栗磾曰：「河可橋乎？」栗磾曰：「杜預造橋，遺事可想。」乃編大船，構橋於野阪。六軍既濟，帝深歎美之。

太武之征赫連昌，敕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，長驅至三輔。進爵為公。累遷外都大官，平刑折獄，甚有聲稱。卒，贈太尉。栗磾自少總戎，迄于白首，臨事善斷，所向無前。加以謙虛下士，刑罰不濫，太武甚悼惜之。

子洛拔，有姿容，善應對。拜侍御中散。太武甚加愛寵，因賜名焉。轉監禦曹令。景穆在東宮，厚加禮遇。洛拔恆畏避摒退，不敢逆自結納。頃之，襲爵。後為侍中、尚書令，百僚憚之。卒官。洛拔有六子。

長子烈，善射，少言，有不可犯之色。少拜羽林中郎，累遷侍中、殿中尚書。于時孝文幼沖，文明太后稱制。烈與元丕、陸睿、李沖等各賜金策，許以有罪不死。進爵洛陽侯，轉衛尉卿。及遷都洛陽，人情戀本，多有異議。帝以問烈。曰：「陛下聖略深遠，非愚管所測。若隱心而言，樂遷之與戀舊，中半耳。」帝曰：「卿不唱異同，朕深感不言之益。」敕鎮代，留台庶政，一相參委。車駕幸代，執烈手曰：「宗廟至重，翼衛不輕。卿當祗奉靈駕，時遷洛邑。」烈與高陽王雍奉神主於洛陽，遷光祿卿。

十九年，大選百僚，烈子登引例求進。烈表引己素無教訓，請乞黜落。帝曰：「此乃有識之言，不謂烈能辨此！」乃引見登，詔曰：「朕今創禮新邑，明揚天下，卿父乃行謙讓之表，而有直士之風，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。」又加烈散騎常侍，封聊城縣子。

及穆泰、陸睿謀反舊京，帝幸代，泰等伏法。賜烈及李沖璽書，述敘金策之意。時代鄉舊族，同惡者多，唯烈一宗，無所染豫。帝益器重之。歎曰：「元儼決斷威恩，深自不惡，然盡忠猛決，不如烈也。爾日烈在代都，必即斬其五三元首。烈之節概，不謝金日磾。」詔除領軍將軍。以本官從征荊沔，加鼓吹一部。

二十三年，齊將陳顯達入寇馬圈，帝輿疾討之。執烈手，以京邑為托。帝崩于行宮，彭城王勰秘諱而返。稱詔召宣武會駕魯陽。以烈留守之重，密報凶問。烈處分行留，神守無變。

宣武即位，寵任如前。咸陽王禧為宰輔，權重當時。曾遣家僮傳言於烈，求舊羽林武賁執仗出入。烈不許。禧遣謂烈曰：「我是天子兒，天子叔，元輔之命，與詔何異？」烈厲色答曰：「向亦不道王非天子兒、叔。若是詔，應遣官人所由。若遣私奴索官家羽林，烈頭可得，羽林不可得也！」禧惡烈剛直，出之為恆州刺史。烈不願藩授，謂彭城王勰曰：「殿下忘先帝南陽之詔乎？而逼老夫乃至於此！」遂以疾辭。

宣武以禧等專擅，潛謀廢之。景明二年正月，祠祭，三公致齋於廟。帝夜召烈子忠謂曰：「卿父明可早入。」及明，烈至。詔曰：「諸父慢怠，今欲使卿以兵召之，卿其行乎？」烈曰：「老臣曆奉累朝，頗以幹勇賜識。今日之事，所不敢辭。」乃將直閤以下六十餘

人，宣旨召咸陽王禧、彭城王勰、北海王詳，衛送至帝前。諸公各稽首歸政。以烈為領軍，進爵為侯，自是長直禁中，機密大事皆所參焉。

咸陽王禧之謀反，宣武從禽於野。左右分散，倉卒之際，莫知其計。乃敕烈子忠馳覘虛實。烈時留守，已處分有備。因忠奏曰：「臣雖朽邁，心力猶可。禧等倡狂，不足為慮。願緩踶徐還，以安物望。」帝甚以為慰。車駕還宮，禧已逃，詔烈追執之。

順後既立，以世父之重，彌見優禮。及卒，宣武舉哀於朝堂，給東園第一秘器，贈太尉，封鉅鹿郡公。子祚襲。

祚弟忠，字思賢，本字千年。弱冠，拜侍御中散。文明太后臨朝，刑政頗峻，侍臣左右，多以微譴得罪。忠樸直少言，終無過誤。太和中，授武騎侍郎，因賜名登。累遷左中郎將，領直寢。元禧之亂，車駕在外，變起倉卒。忠曰：「臣父為領軍，計必無所慮。」帝遣忠馳觀之，烈嚴備，果如所量。忠還，宣武撫其背曰：「卿差強人意。先帝賜卿名登，誠為美稱。朕嘉卿忠款，今改名忠，既表貞固之誠，亦以名實相副也。」以父憂去職。徙為司空長史。

時太傅、錄尚書、北海王詳親尊權重，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。忠於詳前謂遇曰：「殿下國之周公，阿衡王室，何至阿諛附勢，損公惠私也？」遇既不寧，詳亦慚謝。以平元禧功，封魏郡公。及遷散騎常侍、兼武衛將軍，每以鯁氣正辭，為北海所忿。面責忠曰：「我憂在前見爾死，不憂爾見我死時也。」忠曰：「人生自有定分，若應死王手，避亦不免；不爾，王不能殺。」詳因忠表讓之際，密勸帝以忠為列卿，於是詔停其封，優進太府卿。

正始二年，詔忠以本官使持節、兼侍中，為西道大使。刺史、鎮將贓罪顯暴者，以狀聞。守令以下，便行決斷。與尚書李崇分使二道。忠劾并州刺史高聰贓罪二百餘條，論以大辟。除華州刺史。遭繼母憂，不行。服闋，再遷衛尉卿、河南邑中正。忠與吏部尚書元暉、度支尚書元匡、河南尹元萇等推定代方姓族。高肇忌其為人，乃言于宣武，稱中山要鎮，作捍須才，乃出忠為定州刺史。既而帝悔，復授衛尉卿、領左衛將軍、恆州大中正，密遣使詣忠，慰勉之。延昌初，除都官尚書，領左衛、中正如故。又加散騎常侍。嘗因侍宴，賜之劍杖，舉酒屬忠曰：「卿世執貞節，故恆以禁衛相委。昔以卿行忠，賜名曰忠。今以卿才堪禦侮，以所禦劍杖相錫。循名取義，意在不輕，出入恆以自防也。」遷侍中、領軍將軍。忠辭無學識，宣武曰：「學識有文章者不少，但心直不如卿。欲使

卿劬勞於下，我當無憂於上。」

及帝崩夜，忠與侍中崔光遣右衛將軍侯剛迎明帝於東宮而即位。忠與門下議，以帝沖年，未親機政，太尉高陽王雍屬尊望重，宜入居西柏堂，省決庶政；任城王澄明德茂親，可為尚書令，總攝百揆。奏中官，請即敕授。御史中尉王顯欲逞奸計，與中常侍、給事中孫蓮等厲色不聽，寢門下之奏。孫蓮等密欲矯太后令，以高肇錄尚書事，顯與高猛為侍中。忠即殿中收顯殺之。

忠既居門下，又總禁衛，遂執朝政，權傾一時。初，太和中，軍國多事，孝文以用不足，百官祿四分減一。忠既擅朝，欲以惠澤自固，乃悉復所減之祿，職人進位一級。舊制：百姓絹布一匹之外，各輸綿麻八兩。忠悉以與之。乃白高陽王雍，自雲宣武本許優轉。雍憚忠威權，便順意加忠車騎大將軍。忠自謂新故之際，有安社稷功，諷百僚令加己賞。太尉雍、清河王懌、廣平王懷難違其意，封忠常山郡公。忠又難於獨受，乃諷朝廷，同在門下者加封邑。尚書左僕射郭祚、尚書裴植以忠權勢日盛，勸雍出忠。忠聞之，逼有司誣奏其罪。祚有師傅舊恩，植擁地入國，忠並矯詔殺之。朝野憤忿，無不切齒。王公以下，畏之累跡。又欲殺高陽王雍，侍中崔光固執乃止，遂免雍太尉，以王還第。自此詔命生殺，皆出於忠。既尊靈太后為皇太后，居崇訓宮，忠為儀同三司、尚書令、崇訓衛尉，侍中、領軍如故。

靈太后臨朝，解忠侍中、領軍、崇訓衛尉，止為儀同、尚書令、侍中。忠為令旬余，靈太后引門下侍官，問忠在端右聲聽。咸曰不稱厥任，乃出為冀州刺史。太傅清河王等奏：「忠擅殺樞納，輒廢宰輔，朝野駭心，遠近怪愕。功過相除，悉不合賞，請悉追奪。」靈太后從之。

熙平元年，御史中尉元匡奏：「忠以鴻勳盛德，受遇累朝，幸國大災，專擅朝命，無人臣之心。裴、郭受冤於既往，宰輔黜辱於明世。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、尚書令、領崇訓衛尉。原其此意，便欲無上自處。既事在恩後，宜加顯戮。請遣御史一人、令史二人，就州行決。」靈太后令，以忠事經肆眚，遂不追罪。又詔以忠歷任禁要，誠節皎然，賜爵靈壽縣公。

初，宣武崩後，高太后將害靈太后。劉騰以告侯剛，剛以告忠。忠請計于崔光。光曰：「宜置胡嬪於別所，嚴兵守衛。」忠從之，具以此意啟靈太后，太后意乃安。故太后深德騰等四人，並有寵授。

忠以毀之者多，懼不免禍，願還京，欲自營救。靈太后不許。二年四月，除尚書右僕射，加侍中，將軍如故。

神龜元年三月，復儀同三司。疾，未拜。見裴、郭為祟，自知必死，先表養亡弟第二子司徒掾永超為子，乞以為嫡。靈太后許之。薨，贈司空。有司奏太常少卿元端議：「案謚法，剛強理直曰武，怙威肆行曰晧鬼，宜謚武晧鬼公。」太常卿元修義議：「忠盡心奉上，翦除凶逆。依謚法，除偽甯直曰武，夙夜恭事曰敬，宜謚武敬公。」二卿不同。靈太后令依正卿議。

忠性多阻忌，不交勝己，唯與直閤將軍章初環、千牛備身楊保元為斷金之交。李世哲求寵於忠，私以金帛貨初環、保元，二人談之，遂被賞愛，引為腹心。忠擅權昧進為崇訓之由，皆世哲計也。

忠弟景，字百年。忠薨後，為武衛將軍。謀廢元叉，叉黜為懷荒鎮將。及蠕蠕主阿那瑰叛，鎮人請糧，景不給。鎮人遂執縛景及其妻，拘守別室，皆去其衣服，令景著皮裘，妻著故絳旗襖，毀辱如此。月餘，乃殺之。

烈弟果，嚴毅直亮，有父兄風。曆朔、華、並、恆四州刺史，賜爵武城子。

果弟勁。勁字鐘葵，頗有武略，位沃野鎮將，賜爵富昌子。宣武納其女為後，封勁太原郡公，妻劉氏為章武郡君。後為征北將軍、定州刺史。卒，贈司空，謚曰恭莊公。自栗磾至勁，累世貴盛，一皇后，四贈公，三領軍，二尚書令，三開國公。勁雖以後父，但以順後早崩，竟不居公輔。

子暉，字宣明，後母弟也。少有氣幹。襲爵，位汾州刺史。暉善事人，為爾硃榮所親，以女妻其子長儒。曆侍中、河南尹。後兼尚書僕射、東南道行台，與齊神武討平羊侃於兗州。元顥入洛，害之。

勁弟天恩，位內行長、遼西太守。贈平東將軍、燕州刺史。天恩子仁生，位太中大夫。仁生子安定，平原郡太守、高平郡都將。安定子子提，隴西郡守、茂平縣伯。周保定二年，以子謹著勳，追贈太保、建平郡公。

于謹

謹字思敬，小名巨引。沈深有識量，略窺經史，尤好《孫子》兵書。屏居未有仕進志。或有勸之者，謹曰：「州郡之職，昔人所鄙，台鼎之位，須待時來。」太宰元天穆見之，歎曰：「王佐材也。」及破六韓拔陵首亂北境，引蠕蠕為授，大行台元纂討之。夙聞謹名，辟為鎧曹參軍事，從軍北伐。蠕蠕逃出塞，纂令謹追之，前後十七戰，盡降其眾。後率輕騎出塞覘賊，屬鐵勒數千騎奄至。謹以眾寡不敵，乃散其騎，使匿叢薄間。又遣人升山指麾，若分部軍眾。賊望見，雖疑有伏，恃眾不以為慮，乃進逼謹。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騮，賊先所識，乃使二人各乘一馬，突陣而出。賊以為謹，爭逐之。乃率餘軍擊其追騎。賊走，因得入塞。

正光四年，行台、廣陽王元深北伐，引謹為長流參軍。特相禮接，使其世子佛陁拜焉。遂與廣陽破賊主斛律野穀祿等。謹請馳往喻之。謹兼解諸國語，乃單騎入賊，示以恩信，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，相率南遷。廣陽與謹至析郭嶺迎接之。謹曰：「拔陵兵眾不少，聞也列河等款附，必來要擊。彼若先據險，則難與爭鋒。今以也烈河等餌之，當競來抄掠，然後設伏而待，必指掌破之。」廣陽然其計。拔陵果來要擊，破也列河於嶺上，部眾皆沒。謹伏兵發，賊大敗，悉破收也列河之眾。

孝昌元年，又隨廣陽王征鮮于修禮。軍次白斗牛邏。會章武王為修禮所害，遂停軍中山。侍中元晏宣言于靈太后曰：「廣陽盤桓不進，坐圖非望。又有于謹者，智略過人，為其謀主，恐非陛下純臣。」靈太后詔于尚書省門外立榜，募獲謹者，許以重賞。謹聞之，請詣闕披露腹心，廣陽許之。謹遂到榜下，曰：「吾知此人。」眾共詰之，謹曰；「我即是也。」有司以聞。靈後見之，大怒。謹備述廣陽忠款，兼陳停軍之狀。靈後遂舍之。後從爾硃天光與齊神武戰于韓陵山，天光敗，謹遂入關。

周文帝臨夏州，以謹為防城大都督，兼夏州長史。及賀拔岳被害，周文赴平涼。謹言于周文曰：「關中秦漢舊都，古稱天府。今若據其要害，招集英雄，足觀時變。且天子在洛，逼迫群凶。請都關右，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，千載一時也。」周文大悅。會有敕追謹為關內大都督，謹因進都關中策。魏帝西遷，仍從周文征潼關，破回洛城，授北雍州刺史，進爵藍田縣公。大統三年，大軍東伐，為前鋒，進拔弘農，禽東魏陝州刺史李徽伯。神武至沙苑，謹力戰，進爵常山郡公。又從戰河橋，拜大丞相府長史，兼大行台尚書。再遷太子太保。芒山之戰，大軍不利，謹率麾下偽降，立于路左。神武乘勝逐北，不以為虞。謹自後擊之，敵人大駭。獨孤信又收兵於後奮擊，神武軍亂，以此大軍得全。

十二年，拜尚書左僕射，領司農卿。及侯景款附，請兵為援，謹諫以為景情難測，周文不聽。尋兼大行台尚書、大丞相長史，率兵鎮潼關，加授華州刺史，賜秬鬯一卣，珪瓚副焉。俄拜司空。恭帝元年，除雍州刺史。

初，梁元帝於江陵嗣位，密與齊交通，將謀侵軼。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為雍州刺史，以梁元帝殺其兄譽，逐結隙，據襄陽來附。乃命謹出討。周文餞于青泥穀。長孫儉曰：「為蕭繹計將如何？」謹曰：「曜兵漢沔，席捲度江，直據丹陽，是其上策。移郭內居人，退保子城，以待援至，是其中策。若難於移動，據守羅郭，是其下策。」儉曰：「裁繹出何策？」謹曰：「必用下。」儉曰：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蕭氏保據江南，綿歷數紀。屬中原有故，未遑外略。又以我有齊氏之患，必謂力不能分。且繹懦而無謀，多疑少斷。愚人難與慮始，皆戀邑居，既惡遷移，當保羅郭。所以用下策。」謹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先據江津，斷其走路。梁人豎木柵於外城，廣輪六十里。尋而謹至，悉眾圍之。旬有六日，外城遂陷，梁主退保子城。翌日，率其太子以下，面縛出降。尋殺之。虜其男女十餘萬人，收其府庫珍寶。得宋渾天儀、梁日晷、銅表、魏相風烏、銅蟠螭趺、大玉徑西尺圍七尺及諸輿輦法物以獻，軍無私焉。立蕭詧為梁主，振旅而旋。周文親至其第，宴語極歡。賞謹奴婢一千口。及梁寶物，並金石絲竹樂一部，別封新野郡公。謹固辭，不許。又令司樂作《常山公平梁歌》十首，使工人歌之。

謹自以久當權重，功名既立，願保優閑，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。周文識其意，曰：「今巨猾未平，公豈得便爾獨善？」遂不受。六官建，拜大司寇。

及周文崩，孝閔帝尚幼，中山公護雖受顧命而名位素下，群公各圖執政。護深憂之，密訪於謹。謹曰：「夙蒙丞相殊眷，今日必以死爭之。若對眾定策，公必不得讓。」明日，群公會議。謹曰：「昔帝室傾危，丞相志存匡救。今上天降禍，奄棄百寮。嗣子雖幼，而中山公親則猶子，兼受顧托，軍國大事，理須歸之。」辭色抗厲，眾皆悚動。護曰：「此是家事，護何敢有辭！」謹既周文等夷，護每申禮敬。至是，謹乃起而言曰：「公若統理軍國，謹等便有所依。」遂再拜。群公迫於謹，亦拜。眾議始定。

孝閔踐阼，進封燕國公，邑萬戶，遷太傅、太宗伯，與李弼、侯莫陳崇等參議朝政。及賀蘭祥討吐谷渾，明帝令謹遙統其軍，授以方略。

保定二年，謹以年老，乞骸骨，優詔不許。

三年，以謹為三老，固辭，又不許。賜延年杖。武帝幸太學以食之。三老入門，皇帝迎拜屏間，三老答拜。有司設三老席於中楹，南向。太師、晉公護升階，設席施幾。三老升席，南面馮幾而坐，師道自居。大司冠、楚國公寧升階，正舄。皇帝升，立於斧扆之前，西面。有司進饌，皇帝跪設醬豆，親自袒割。三老食訖。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。有司撤訖。皇帝北面立訪道。三老乃起立于席。皇帝曰：「猥當天下重任，自惟不才，不知政術之要，公其誨之。」三老答曰：「木從繩則正，君從諫則聖。自古明王聖主，皆虛心納諫，以知得失，天下乃安。惟陛下念之。」又曰：「為國之本，在乎忠信。古人去食去兵，信不可失。國家興廢，莫不由之，願陛下守而勿失。」又曰：「為國之道，必須有法。法者，國之綱紀，不可不正。所正在於賞罰。若有功必賞，有罪必罰，則為善者日益，為惡者日止。若有功不賞，有罪不罰，則天下善惡不分，下人無所措其手足。」又曰：「言行者，立身之基，言出行隨，誠願陛下慎之。」三老言畢，皇帝再拜受之，三老答拜，禮成而出。

及晉公護東伐，謹時有病。護以其宿將舊臣，猶請與同行，詢訪戎略。軍還，賜鐘磬一部。天和二年，又賜安車一乘。尋授雍州牧。三年，薨，年七十六。武帝親臨。詔譙王儉監護喪事，賜繒千段、粟夢千斛，贈本官，加使持節、太師、雍恆等二十州諸軍事、雍州刺史，謚曰文。及葬，王公以下，咸送郊外。配享于文帝廟庭。

謹有智謀，善於事上。名位雖重，愈存謙挹，每朝參往來，不過從兩三騎而已。朝廷凡有軍國之務，多與謹決。謹亦竭其智慧，故功臣中特見委信，始終若一，人無間言。每誡諸子，務存靜退。加以年齒遐長，禮遇隆重，子孫繁衍，皆至顯達，當時莫比。子寔嗣。

寔字賓實，少和厚，以軍功封萬年縣子。大統十四年，累遷尚書。是歲，周文帝與魏太子西巡，寔時從行。周文刻石隴山上，錄功臣名位，以次鐫勒，預以寔為開府儀同三司，至十五年方授之。尋除渭州刺史，特給鼓吹一部，進爵為公。魏恭帝二年，羌東令姐率部落反，西連吐谷渾。大將軍豆盧甯討之，逾時不克。又令寔往，遂破之。周文手書勞問，賜奴婢一百口，馬百匹。

孝閔帝踐阼，授戶部中大夫，進爵延壽郡公。天和二年，延州蒲川賊郝三郎反，攻丹州。遣寔討平之，仍除延州刺史。五年，襲燕國公，進位柱國。以罪免。尋復本官，除涼州總管。大象二年，加上柱國，拜大左輔。隋開皇元年，薨，贈司空，謚曰安。子顗。

顗字元武，身長八尺，美鬚眉。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，以女妻之。以父勳，賜爵新野郡公。曆左右宮伯、郢州刺史。大象中，以水軍總管從韋孝寬經略淮南。尉遲迥之反，時總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，顗將圖之，因臥閣內，詐疾。文表獨至，顗殺之。因言文表與迥通謀，其麾下無敢動者。時隋文帝以迥未平，慮顗復生邊患，因宥免之，即拜吳州總管。以頻敗陳師，賜采數百段。及隋受禪，文表弟詣闕稱兄無罪。上令按其事，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。上以其門著勳績，特原之，貶為開府。後襲爵燕國公。尋拜澤州刺史。免，卒於家。子世虔。顗弟仲文。

仲文字次武，少聰敏，髫齔就學，耽習不倦。父寔異之，曰：「此兒必興吾宗。」九歲，嘗于雲陽宮見周文帝。問曰：「聞兒好讀書，書有何事？」對曰：「資父事君，忠孝而已。」周文甚嗟歎之。後就博士李詳受《周易》、《三禮》，略通大義。及長，倜儻有大志，氣調英拔。起家為趙王屬，安固太守。有任、杜兩家各失牛，後得一牛，兩家俱認，州郡久不決。益州長史韓伯俊曰：「于安固少年聰察，可令決之。」仲文曰：「此易解耳。」乃令二家各驅牛群至，乃放所認者，牛遂向任氏群中。又使人微傷其牛，任氏嗟惋，杜氏自若。仲文遂訶詰杜氏，服罪而去。始州刺史屈突尚，宇文護之黨也。先坐事下獄，無敢繩者。仲文至郡，窮之，遂竟其獄。蜀中語曰：「明斷無雙有於公，不避強禦有次武。」徵為禦正下大夫，封延壽郡公，以勳授儀同三司。

宣帝時，為東郡太守。及尉遲迥作亂，使誘仲文，仲文拒之。迥遣儀同宇文威攻之。仲文迎擊，大破威，以功授開府。迥又遣其將宇文胄度石濟。宇文威、鄒紹自白馬，二道俱進，復攻仲文。郡人赫連僧伽、敬子哲率眾應迥。仲文自度不能支，棄妻子，潰圍而遁，達于京師。迥屠其三子一女。隋文帝引入臥內，為之下泣，賜采五百段，黃金二百兩。進位大將軍，領河南道行軍總管，給鼓吹。馳傳詣洛陽發兵，討迥將檀讓。

時韋孝寬拒迥於永橋。仲文詣之，有所計議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心，因謂仲文曰：「尉遲迥誠不足平，正恐事寧後，更有藏弓之慮。」仲文懼忻生變，謂曰：「丞相寬仁大度，明識有餘，仲文在京三日，頻見三善，非常人也。」忻曰：「三善何如？」仲文曰：「有陳萬敵新從賊中來，丞相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，從軍討賊。此大度一也。上士宋謙奉使勾檢，謙緣此別求他罪。丞相責之曰：'入網者自可推求，何須別訪，以虧大體。'此不求人私二也。言及仲文妻子，未嘗不潸泫。此有仁心三也。」忻自是遂安。

仲文軍至汴州東，頻破迥將。進攻梁郡，迥守將劉孝寬棄城走。初，仲文在蓼堤，諸將皆曰：「軍自遠來，疲弊不可決戰。」仲文令趣食列陳，既而破賊。諸將問其故，笑曰：

「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，果於速進，不宜持久。乘勢擊之，所以制勝。」諸將皆曰：「非所及也。」進擊曹州，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及上儀同房勁。檀讓以余眾屯成武，謂仲文未能卒至，方椎牛饗士。仲文選騎襲之，遂拔成武。迴將席毗羅，眾十萬，屯沛縣，將攻徐州。其妻子在金鄉。仲文遣人詐作毗羅使，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：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，將宣蜀公令，賞將士。」金鄉人謂為信然，皆喜。仲文簡精兵，偽建迴旗幟。善淨以為檀讓至，出城迎謁。仲文執之，遂取金鄉。諸將勸屠之，仲文曰：「當寬其妻子，其兵可自歸。如即屠之，彼皆絕矣。」眾皆稱善。於是毗羅恃眾來薄官軍，仲文背城結陣，設伏，兵發，俱拽柴鼓譟。毗羅軍潰，皆投洙水死，水為不流。獲檀讓，檻送京師，河南悉平。毗羅匿滎陽人家，執斬之，傳首闕下。勒石紀功，樹於泗上。入朝京師，文帝引入臥內，宴享極歡。賜雜采千段，妓女十人，拜柱國。屬文帝受禪，不行。

未幾，其叔父太尉翼坐事下獄，仲文亦為吏所簿，於獄中上書曰：「曩者尉迴逆亂，所在景從。臣任處關河，地居沖要，嘗漆詹枕戈，誓以必死。迴時購臣，位大將軍，邑萬戶。臣不顧妻子，不愛身命。冒白刃，潰重圍，三男一女，相繼淪沒。披露肝膽，馳赴闕庭。蒙陛下授臣以高官，委臣以兵革。于時河南凶寇，狼顧鴟張。臣以羸兵八千，掃除氛祲。摧劉寬于梁郡，破檀讓於蓼堤；平曹州，復東郡，安成武，定永昌；解亳州圍，破徐州賊。席毗羅十萬之眾，一戰土崩。河南蟻聚之徒，應時戡定。當群凶問鼎之際，生靈乏主之辰，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，總馭燕、趙。南鄰群寇，北掃旄頭，內安外撫，得免罪戾。臣第五叔智建ＣＭ黑水，與王謙為鄰，式遏蠻陬，鎮綏蜀道。臣兄顗作牧淮南，坐制勍敵，乘機剿定，傳首京師。王謙竊據二州，叛換三蜀。臣第三叔義受脤廟庭，恭行天罰。自外父叔兄弟，皆當文武重寄。或銜命危難，或侍衛鉤陣，合門誠款，冀有可明。伏願垂泣辜之恩，降雲雨之施，則寒灰更然，枯骨還肉。」上覽表，並翼釋之。

明年，拜行軍元帥，統十二州總管以擊胡。出服遠鎮，遇虜，破之。於是從金河出白道。遣總管辛明瑾、元滂、賀蘭志、呂楚、段諧等二萬人出盛樂道，趣那頡山。至護軍州北，與虜遇。可汗見仲文軍容整肅，不戰而退。仲文逾山追之。及還，上以尚書省文簿繁雜，吏多奸詐，令仲文勘錄省中事，所發擿甚多。上嘉其明斷，厚加勞賞。上每憂轉運不給，仲文請決渭水，開漕渠。上然之，使仲文總其事。及伐陳之役，拜行軍總管。高智慧等作亂江南，仲文復以行軍總管討之。時三軍乏食，米粟踴貴，仲文私糶軍糧，坐除名。明年，復官爵，率兵屯馬邑以備胡。晉王廣以仲文有將領才，每常屬意，至是奏之，乃令督晉王軍府事。後突厥犯塞，晉王為元帥，使仲文將前軍，大破賊而還。

煬帝即位，遷左翊衞大將軍，參掌文武選事。從帝討吐谷渾，進位光祿大夫，甚見親重。

遼東之役，仲文率軍指樂浪道。次烏骨城，仲文簡羸馬驢數千，置於軍後，既而率眾東過。高麗出兵掩襲輜重，仲文回擊，大破之。至鴨綠水，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，來入其營。仲文先奉密旨，若遇高元及文德者，必禽之。至是，文德來，仲文將執之。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為慰撫使，固止之。仲文遂舍文德。尋悔，遣人紿文德曰：「更有言議，可復來也。」文德不從，遂濟。仲文選騎度水追之，每戰破賊。文德遺仲文詩曰：「神策究天文，妙算窮地理。戰勝功既高，知足願雲止。」仲文答書諭之，文德燒柵而遁。時宇文述以糧盡欲還，仲文議以精銳追文德，可以有功。述固止之，仲文怒曰：「將軍杖十萬之眾，不能破小賊，何顏以見帝？且仲文此行也，固無功矣！」述因厲聲曰：「何以知無功？」仲文曰：「昔周亞夫之為將也，見天子，軍容不變。此決在一人，所以功成名遂。今者人各其心，何以赴敵？」

初，帝以仲文有計畫，令諸軍諮稟節度，故有此言。由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。遂行，東至薩水。宇文述以兵餒退歸，師遂敗績。帝以屬吏，諸將皆委罪于仲文。帝大怒，釋諸將，獨系仲文。仲文憂恚發病，困篤，方出之。卒于家，時年六十八。撰《漢書刊繁》三十卷、《略覽》三十卷。有子九人，欽明最知名。

寔弟翼，字文若，美風儀，有識度。年十一，尚文帝女平原公主，拜員外散騎常侍，封安平縣公。大統十六年，進爵郡公，加大都督，領文帝帳下左右，禁中宿衛。遷武衛將軍。謹平江陵，所賜得軍實，分給諸子。翼一無所取，唯簡賞口內名望子弟有士風者，別待遇之。文帝聞之，賜奴婢二百口，翼固辭不受。尋授車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六官建，除左宮伯。

孝閔帝踐阼，出為渭州刺史。翼兄寔先蒞此州，頗有惠政。翼又推誠布信，事存寬簡，夷夏感悅，比之大小馮君焉。時吐谷渾入寇河右，涼、鄯、河三州咸被攻圍，使來告急。秦州都督遣翼赴援，不從，寮屬咸以為言。翼曰：「攻取之術，非夷俗所長。此寇之來，不過鈔掠邊牧耳，安能頓兵城下，久事攻圍！掠而無獲，勢將自走。勞師以往，亦無所及。翼揣之已了，幸勿復言。」數日，問至，果如翼所策。賀蘭祥討吐谷渾，翼率州兵，先鋒深入，以功增邑。尋徵拜右宮伯。

明帝雅愛文史，立麟趾學，在朝有藝業者，不限貴賤，皆聽預焉。乃至蕭捴、王褒等與卑鄙之徒同為學士。翼言於帝曰：「捴，梁之宗子；褒，梁之公卿，今與趨走同躋，恐非尚賢貴爵之義。」帝納之，詔翼定其班次，於是有等差矣。

明帝崩，翼與晉公護同受遺詔，立武帝。保定元年，徙軍司馬。三年，改封常山郡公。天和初，遷司會中大夫。三年，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，武帝行親迎之禮，命翼總司儀制。狄人雖蹲踞無節，然咸憚翼之禮法，莫敢違犯。遭父憂去職，居喪過禮，為時輩所稱。尋有詔起令視事。武帝又以翼有人倫之鑒，皇太子及諸王等相傅以下，並委翼選置。其所擢用，皆民譽也，時論僉謂得人。遷大將軍，總中外宿衛兵事。

晉公護以帝委翼腹心，內懷猜忌，轉為小司徒，加拜柱國。雖外示崇重，實疏斥之。及誅護，帝召翼，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，仍代鎮蒲州。翼曰：「塚宰無君陵上，自取誅夷。元惡既除，餘孽宜殄。然皆陛下骨肉，猶謂疏不間親。陛下不使諸王，而使臣異姓，非直物有橫議，愚臣亦所未安。」帝然之，乃遣越王盛代翼。

先是，與齊、陳二境，各修邊防，雖通聘好，而每歲交兵。然一彼一此，不能有所克獲。武帝既親萬機，將圖東討，詔邊城鎮並益儲峙，加戍卒。二國聞之，亦增修守禦。翼諫曰：「疆埸相侵，互有勝敗，徒損兵儲，非策之上者。不若解邊嚴，減兵防，繼好息人，敬待來者。彼必喜於通和，懈而無備，然後出其不意，一舉而山東可圖。」帝納之。

建德二年，出為安州總管。時大旱，溳水絕流。舊俗每逢亢旱，禱白兆山祈雨。帝先禁群祀，山廟已除。翼遣主簿祭之，即日澍雨。歲遂有年。百姓感之，聚會歌舞頌之。

四年，武帝將東伐，朝臣未有知者。遣納言盧韞前後三乘驛詣翼問策。翼贊成之。及軍出，詔翼自宛，葉趣襄城，旬日下齊一十九城。所過秋毫無犯。所部都督輒入人村，即斬以徇。由是百姓欣悅，赴者如歸。屬帝有疾，班師，翼亦旋鎮。轉宜陽總管。以宜陽地非襟帶，請移鎮於陜。詔從之，仍除陜州刺史，總管如舊。其年，大軍復東討，翼自陜入，徑到洛陽。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降，河南九州三十鎮，一時俱下。襄城人庶等喜復見翼，並壺漿道左。除河陽總管，仍徙豫州。陳將魯天念久圍光州，聞翼到汝南，望風退散。

大象初，徵拜大司徒。詔翼巡長城，立亭鄣。西自雁門，東至碣石，創新改舊，咸得其要害。仍除幽州總管。先是，突厥屢為抄掠，居人失業。翼素有威武，兼明斥候，自是不敢犯塞，百姓安之。及尉遲迥據相州舉兵，以書招翼。翼執其使，並書送之。時隋文帝執政，賜翼雜綵一千五百段，並珍寶服玩等。進位上柱國，封任國公，增邑通前五千戶，別食任城縣一千戶，收其租賦。翼又遣子讓通表勸進，並請入朝，許之。

隋開皇初，翼入朝，上降榻握手極歡。數日，拜太尉。或有告翼往在幽州，欲同尉遲迥。按驗，以無實見原。三年，薨於本位。加贈六州諸軍事、蒲州刺史，諡曰穆。翼性恭儉，與物無競，常以滿盈自戒，故能以功名終。子璽嗣。

璽字伯符，少有器幹。仕周，位職方中大夫，封黎陽縣公。宣帝嗣位，轉右勳曹中大夫。尋領右忠義。隋文帝受禪，加上大將軍，進爵郡公。曆汴、邵二州刺史，所曆並有恩惠。後檢校江陵總管，邵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闕上表，請留璽。上嘉歎良久，令還邵州，父老相賀。尋曆洛、熊二州刺史，亦粗有惠政。以疾還京師，卒於家，諡曰靜。有子志本。

璽弟詮，位上儀同三司、吏部下大夫、常山公。詮弟讓，儀同三司。翼弟義。

義字慈恭，少矜嚴，有操尚，篤志好學。大統末，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。後改封廣都縣公。周閔帝踐阼，遷安武太守。專崇教化，不尚威刑。有郡人張善安、王叔兒爭財相訟，義曰：「太守德薄不勝所致。」於是以家財分與二人，喻而遣去。善安等各懷恥愧，移貫他州。於是風化大洽。進封建平郡公。明、武世，曆西兗、瓜、邵三州刺史。數從征伐，進位開府。

宣帝即位，政刑日亂，義上疏諫帝。時鄭譯、劉昉以恩幸當權。謂義不利於己，先惡之於帝。帝覽表色動，謂侍臣曰：「於義謗訕朝廷也。」禦正大夫顏之儀進曰：「古先哲王立謗訕之木，置敢諫之鼓，猶懼不聞過。於義之言，不可罪也。」帝乃解。

及王謙構逆，隋文帝謀將于高熲，熲言義可為元帥。文帝將任之，劉昉曰：「梁睿任望素重，不可居義下。」乃以睿為元帥，義為行軍總管，將左軍，破謙將達奚慧於開遠。尋拜潼州總管，賜奴婢五百口，雜采三千段，超拜上柱國。歲餘，以疾免歸，卒于京師。贈豫州刺史，諡曰剛。子宣道、宣敏，並知名。

宣道字元明，性謹密，不交非類。仕周，以父功，賜爵城安縣男，位小承禦上士。隋文帝為丞相，引為外兵曹。及踐阼，遷內史舍人，進爵為子。父憂，水漿不入口者累日。歲餘，起令視事。免喪，拜車騎將軍，兼右衛長史，舍人如故。後遷太子左衛副率，進位上儀同。卒。

子志甯，早知名。出繼叔父宣敏。

宣敏字仲達，少沈密，有才思。年十一，詣周趙王招，命之賦詩。宣敏為詩，甚有幽貞之志。招大奇之，坐客莫不嗟賞。起家右侍上士，遷千牛備身。隋文帝踐阼，拜奉車都尉，奉使撫慰巴、蜀。及還，上疏曰：

臣聞開磐石之宗，漢室於是惟永；建維城之固，周祚所以靈長。昔秦皇置牧守而罷諸侯，魏後昵諂邪而疏骨肉，遂使宗社移於他族，神器傳於異姓。此事之明，甚於觀火。然山川設險，非親勿居。且蜀土沃饒，人物殷阜，西通邛、僰，南屬荊、巫。周德之衰，茲土遂成戎首；炎政失禦，此地便為禍先。是以明者防于無形，安者制其未亂，方可慶隆萬世，年逾七百。

伏惟陛下日角龍顏，膺樂推之運；參天貳地，居揖讓之期。億兆宅心，百神受職。理須樹建藩屏，封植子孫，繼周、漢之宏圖，改秦、魏之覆軌。抑近習之權勢，崇公族之本枝。但三蜀、二齊，古稱天險，分王戚屬，今正其時。若使利建合宜，封樹得所，則巨猾息其非望，奸臣杜其邪謀。盛業洪基，同天地之長久；英聲茂實，齊日月之照臨。臣雖學謝多聞，然情深體國，輒申管見，戰灼惟深。

帝省表嘉之，謂高熲曰：「於氏世有人焉。」竟納其言，遣蜀王秀鎮於蜀。

宣敏常以盛滿之誡，昔賢所重，每懷靜退。著《述志賦》以見志焉。未幾，卒官，年二十九。

義弟禮，上將軍、趙州刺史、安平郡公。

禮弟智，初為開府。以受宣帝密旨，告齊王憲反，遂封齊國公。尋拜柱國，位大司空。智弟紹，上開府、綏州刺史、華陽郡公。紹弟弼，上儀同、平恩縣公。弼弟蘭，上儀同、襄陽縣開國公。蘭弟曠，上儀同。贈恆州刺史。

論

論曰：魏氏平定中原，于栗磾有武功於三世。兼以虛己下物，罰不濫加，斯亦諸將所稀矣。洛拔任參內外，以功名自終。烈氣概沈遠。受任艱危之際，有柱石之質，殆禦侮之臣乎！忠以梗樸見親，乘非其據，遂擅威權，生殺自已。苟非女主之世，何以全其門族？不至誅滅，抑其幸也。謹負佐時之略，逢興運之期，為大廈之棟樑，擬巨川之舟楫。卒

以耆年碩德，譽高望重。禮備上庠，功歌司樂。而常以滿盈為誡，覆折是憂，不有君子，何以能國。翼既功臣之子，地則姻親，荷累葉之恩，兼文武之寄，理同休戚，與存與亡。加以總戎馬之權，受扞城之托，智能足以衛難，勢力足以勤王。曾無釋位之心，但務隨時之義。弘名節以高貴，豈所望於斯人！仲文博涉書記，以英略自許，尉迴之亂，遂立功名。自茲厥後，屢當推穀。遼東之役，實喪師徒。斯乃大樹將顛，蓋非一繩之罪也。義運屬時來，宣其力用，崇基弗墜，析薪克荷，盛矣！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